

随笔

红绿辉映“将军县”

慎廷凯

大别山的秋色是迷人的。深秋时节，到地处大别山腹地的新县探访，感受凝重而多彩的秋色，让人如醉如痴，流连忘返。

新县地处鄂豫皖三省接合部，被称为“中原南大门”。境内峰峦起伏，溪流密布。独特的区位，温湿的气候，使这个山区县丛林茂密，风光旖旎。即便到了深秋，漫山遍野依然那么葱绿。一场秋雨过后，我们乘车穿行在乡村道路上，路边的黄色野菊，梯田里大片的白菊，飘散着淡淡芳香，心情格外爽朗。

然而在这色彩缤纷的秋色之中，最耀眼的要数红色和绿色了。红色，可谓新县的主色调。新县是闻名遐迩的豫南“红都”，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是鄂豫皖革命根据地的中心和首府所在地，在这里诞生了红四方面军、红二十五军、红二十八军等主力红军，献出了吴焕先、高敬亭等5.5万优秀儿女的宝贵生命，培育了李德生、许世友、郑维山等93位叱咤风云的共和国将军和省部级以上干部，是全国著名的革命老区和“将军县”。为纪念革命先烈，县里先后修建了鄂豫皖苏区首府烈士陵园、博物馆，在英雄山、白马山等处修建了红色巨型雕塑，熊熊燃烧的火炬和猎猎红旗。由八面红旗组成的名为《飘》的雕塑，意味从鄂豫皖苏区走出的八支红军队伍。《飘》雕塑在鄂豫皖苏区革命烈士博物馆西北侧的山顶上，与烈士陵园隔河相望。红色的雕塑如燃烧的火焰一般，无论飘雪的寒冬，还是酷热的盛夏，抑或是五彩缤纷的秋天，火

焰般的旗帜都在山顶上高高飘扬，岿然不动。在这座英雄山上，还建有纪念郑维山将军的红色将军亭，镌刻“将军石”红色大字的巨石在阳光照耀下熠熠生辉。在田铺乡许世友将军的故里，来自祖国各地的瞻仰者络绎不绝，喇叭里播放着激昂慷慨的红色歌曲。许将军生平展厅里，万枚毛主席红色纪念像章熠熠生辉。这些巨型雕塑连同博物馆、烈士陵园和纪念碑，已经成为这座红色山城的标志，是新县人以及游人瞩目的胜地。近几年，中共中央鄂豫皖分局遗址、许世友将军故里、郑维山将军故里等，都已成为红色旅游热线。众多象征着革命光荣历史的红色标志，与大别山深秋亮丽的红叶完美结合，让人触景生情，浮想联翩。

与红色交相辉映的是绿色。新县不仅有“红色首府、将军故里”的美名，厚重的红色历史文化，浓郁的豫风楚韵，而且环境优美，生态良好，堪称“天然氧吧”。新县位居大别山腹地，属南北气候过渡带，植被丰富，自然景观奇异独特，葱茏茂密的森林，除了满山遍野的松树、杉树，还有香果树、珙桐、水松、金钱松、银杏等珍稀树种。据县领导介绍，全县植物达两千多种，杉木、板栗、茶叶、银杏树面积六十多万亩。板栗、银杏、茶叶、油茶、中药材、山野菜和猕猴桃，其品质、产量均居河南省之冠，是全国四大银杏基地之一，被誉为“板栗之乡”、“银杏之乡”。眼下虽是深秋，但在这片用革命先烈鲜血浇灌的红色土地上，依然生机盎然。

新县大地的红与绿，是人文与自然景色的融合，也是构成这个“将军县”的基本元素，但过去因地少山多，交通闭塞，经济落后，被列为“贫困县”。数十年来，中央和地方大力支持，在开发“红色旅游”的同时，开发绿色资源，相继开放香山湖国家级水利风景区、江淮岭生态园与金兰山、连康山、九龙潭等景区。政府支持植树造林，加大了财政投入，全县林地面积发展到近160万亩，森林覆盖率达到74%以上。如今的新县，已是“城在山中、水在城中、楼在绿中、人在画中”的豫南山水园林城市。

红色旅游，已成为这个“将军县”的一大优势和亮点。红色铸造经典，绿色引领时尚。县委书记詹玉锋的一番话讲得好：新县红色文化承载着波澜壮阔的革命史、艰苦卓绝的斗争史和可歌可泣的英雄史，是丰富而生动的革命教材。传承红色文化是推进魅力新县建设的精神支撑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短短几天，我们徜徉在红色沃土之上，置身于绿色海洋之中，深切感受到血雨腥风的岁月，铸就了近百位璀璨的将军，更赋予这里太多的苦难和厚重、神圣与庄严。而今，新县正以“红”带绿，以“绿”促红。从风雨中走来，饱经沧桑的新县英雄儿女们，肩负着革命先烈的期望，继承光荣传统，弘扬红色历史文化，在这片已浸染着先烈鲜血、凝聚着仁人志士崇高理想的土地上，创造着新的灿烂辉煌。



青藏山水 王国强 摄影

郑邑旧事

老郑州的会所、会馆

杜丰芮 王瑞明

清朝末年，郑州开始出现了行业团体组织，第一个行业团体是中药材行帮公所。到民国初年，郑州交通日趋发达，已有会所、会馆20多处。这些公所、会馆大多建在火车站附近的街巷。另有各商团组织成立的棉业公会、糖业公会、花布公会、杂货公会、白布行公会等名目。1915年8月《河声日报》“郑埠商业公所、会馆调查记”特别通讯中载：会所、会馆大体分为三大类。一类是省城同乡会性质的工商会馆。如南北货商人的湖北会馆，棉花商人的陕西会馆，绸缎、成衣商人的江浙

会所，皮货商人的甘肃会馆，糖业商人的广东会馆等。第二类是同业性质，大到药材行帮公所，小到豆芽、豆腐公所，其他如鞋业、皮业、肉业、鸡鸭业等等。再一类是同乡又同业县城驻郑的汜水土特产品公所，武陟旅郑公所，荥阳草帽公所等。

另据行业老人介绍：会馆与会所，没有级别高低大小的差异。一般而言，行业团体成为公所，地域团体成为会馆。由此可知，会所、会馆区别于民居，主要是一种社交场所，供同业主要是商人进行商务活动的地方。

文史杂谈

明清两代皇帝钦点状元逸闻

张及炎

自隋朝到清代光绪三十年止，延续了一千四百多年的科举考试，终于寿终正寝。平心而论，这一选拔人才的办法，在当时也确实为统治阶级网罗了一批人才，正如唐太宗李世民曾高兴地说：天下英雄尽入我彀中矣。但由于科举考试，不具有今天考试的统一规范的试题和答案，完全根据几位主考官或皇帝的喜好，就确定了应试考生的命运。因此，也就出现了许多令人啼笑皆非的录取结果。许多有真才实学的竟名落孙山，抱憾终身，令人唏嘘不已。明、清两朝就有几位考生，由于自己的名字在录取上捡到了大便宜。

明孝宗在主考官进呈给他的

试卷中，见一名叫朱希周的考生，就高兴地对大学士徐溥说：此人既同国姓（朱），又名希周，预兆我朝也像周朝一样有八百多年的天下，这真是吉兆，于是就亲自点他为状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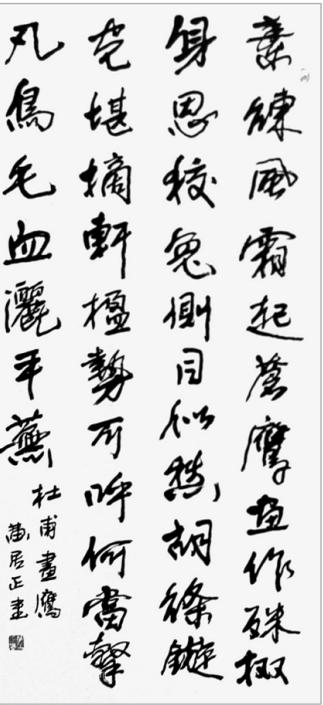
清代乾隆皇帝，在审阅呈送殿试前十名考生的试卷时，发现一试题叫胡长龄，想到自己原是游牧民族，被汉族人称作胡。再想到自己已79岁，而胡长龄正应自己能长寿的吉兆，于是就钦点他为状元，尽管有几个试卷比他的好。

道光皇帝在一次廷试中，主考官原拟一甲第一名（状元）为史求。二甲第九名（进士）叫戴长芬，道光感到史求与“死囚”音近，很不

吉利，而戴则有代代天长久，芝兰芬芳，大吉大利，心头一阵高兴，就命令将两人顺序改过来，让戴成了状元。

光绪三十年，是我国最后一次科举考试。阅卷官原拟定第一名为朱汝珍，二名刘春霖，三名商衍鎏。名单到了慈禧太后手中，他认为朱汝珍是明朝的姓，又想到曾被自己害死的珍妃，对珍字也很反感。这人前后两字都不让人喜欢。正巧这年河北京城一带大旱，人人盼望雨露，加之当时天下大乱，她希望能“肃宁”一下，而刘春霖又是直隶（河北省）肃宁人，正应吉兆愿望，就让把两人顺序颠倒过来，这样刘春霖就成了我国最后一个状元。

明孝宗在主考官进呈给他的



黄居正书法

城市的秋天

田云峰

雨

天空轻柔的 幕帘
徐徐扶开
给你
梦幻般的 蓝

叶

一夜成了画匠
不经意间
少女彩绘的肌体
弥漫着
丹桂的芬芳

房子

鸟儿归巢
摇篮曲在风中轻荡
树丛中
摇曳出歌的翅膀

高架桥成了她
家的阳台
疾驰的车流
去了要去的 地方
把遗失
散落整个台面上

城市

像凿空的山洞
梦境驮着沉重

秋收

太阳和月亮
昼夜调和出饱满的色彩
整个季节被涂抹得一派金黄

庄户人醉在笑声里
院落里踏着脚
每一步都能踩响一个童话

新书架

《陈桥驿梦：赵匡胤传》

郑甜

后周显德七年(960)正月初三的陈桥驿，不经意间见证了五代乱世最后一个骚动的夜晚。

赵匡胤正在驿站里酣然入梦，而他那匹拴在驿站大槐树前的坐骑却突然昂首肃立——叛军信使达达的马蹄声已经响在通往开封的路上。这五代乱世的最后一夜，既箭在弦上，又鸦雀无声。中国古代社会就像一出大戏，可以分成上下两个半场，大宋王朝恰巧就站在历史的拐点上。蝴蝶扇一扇柔弱的翅膀，都有可能引起大风暴，那引起古代社会大转型的这只蝴蝶，到底在哪儿开始扇动它那美丽的翅膀呢？毫无疑问，它就藏在陈桥驿的夜色里，藏在赵匡胤此刻的睡梦中。梦里，赵匡胤化作那只翩翩起舞的蝴蝶；梦里，槐安国的好戏正在粉墨登场。本书起于赵匡胤的“生”——“乱世顽童”，终于赵匡胤的“死”——“斧声烛影”，通过专业的史学考证和优美的文学笔法，再现大宋王朝开国的壮阔图景，再现赵匡胤一生值得回味的历史细节。

艾玛一出门，拉拉脸上就暗了下来，自己当初明明已经清清楚楚地跟李卫东表过态的，李卫东还要写这种邮件，真够没劲的！拉拉倔劲上来了，对李卫东的邮件一声不吭。马莱对这份邮件也没有表示任何态度，不知是有意还是无心。

或许，没有态度本身就是一种态度。

先完成本职，再助人为乐

自从李卫东组建了他的项目小组，连拉拉都感到恼人的事情三天两头有。比如本来是为了解救艾玛，拉拉才让杰西卡去给艾玛打下手，结果李卫东发现后，就像多了一个人似的，经常直接把杰西卡也叫去开会。拉拉气不过，乘着一李卫东来她办公室谈事儿，跟人家摊牌。李卫东过一会儿才似笑非笑道：“我只跟你要了艾玛。至于杰西卡，她说是你让她跟艾玛一起参与项目小组这些事儿的。我理解有误？那就别让杰西卡做了，艾玛做就成！”

拉拉见他装傻，只得明说：“艾玛工作负荷很重，所以我让杰西卡适当协助艾玛，但我派出的人是艾玛，不是艾玛和杰西卡。”

李卫东拖长声音说：“我已经说了嘛，那就别让杰西卡做了，艾玛做就成！还有什么异议吗？”

拉拉气得脸涨得通红，却答不上话。

李卫东气人也就算了，另一个让拉拉郁闷的人，却是她自己的下属杰西卡。

拉拉他们每个月都要交一次报告给黄国栋，黄国栋汇总后再交给麦大卫的。这份报告大家都不敢掉以轻心，老板远在新加坡，就凭报告看你们都干了啥。

当月到了日子，拉拉却发现招聘组的报告还没交。拉拉把艾玛找来问究竟，原来是杰西卡没交她那一组数据，拖累艾玛没法汇总。

“今天是交报告的最后期限，记得吗？”拉拉问杰西卡。

杰西卡憨态可掬地挠挠头说：“不好意思，拉拉，这两天我一直在帮李经理整理资料，所以就没顾上交报告。”

这下拉拉是真来火了，心说，你不知道你的老板是谁呀？你的经理是杜拉拉，不是李卫东！

“杰西卡，一个人不管做什么，首先都要搞清楚自己的定位，才能把工作做好。你写在你的年度绩效目标里，你和我都签了字的那几件大

事，还记得第一条是什么吗？”

杰西卡说是坚决完成今年的招聘任务。

拉拉严肃地说：“你这不都是清楚嘛！助人为乐我赞成——可是假如你不好好完成本职工作，我不能因为你助人为乐而留用你。”

杰西卡“哦”了一下，没声了。拉拉最不放心她这种反应，就问她“哦”是什么意思。

果然，杰西卡说：“杜经理您说完招聘是我的‘本职工作’，那您为什么不让我专心做招聘，而要我帮艾玛干项目小组的活呢？我帮艾玛也罢，帮李经理也罢，不都是没有在做我的‘本职’吗？”

这话挺冲，拉拉就耐着性子解释：“你的本职是你的招聘任务，我的本职则是整个招聘组的招聘任务，而艾玛是这个招聘组的主力，我为了我的本职，才临时把你调配给艾玛做助手。每个人都应该首先尽力完成自己的本职工作，然后才去助人为乐。”

鸿鹄飞魔都

2007年的夏天，拉拉离开DB四个月了。这天她意外接到张凯的电话。张凯带来一个重量级的八卦，DB刚刚宣布，商业客户部销售总监 TONY 林离职了，而接替他的则是陈丰。

拉拉高兴地说：“这家伙！天大的好事儿呀，他可真沉得住气，一点儿消息都没给我透露！”张凯说：“他这种人是鸿鹄，志

向远大深藏不露，不像咱们是燕雀，有了快感就要喊。”

摺下电话，拉拉才想起半个月前陈丰的那个电话。他说想见面一起吃饭，会不会就是想趁着吃饭说说了总监的事儿呢？拉拉赶紧给陈丰打电话，电话刚接通，拉拉劈头就埋怨道：“你可真行，这么大的事儿都憋得住，还是张凯刚才告诉我的。”

陈丰笑道：“本来想请你吃饭，当面跟你说的。”

拉拉责备说：“我今天要是不打这个电话，你就打算这么鬼鬼祟祟地溜了？”

陈丰说：“这不是还没走嘛。手头有些事情在处理，下周才走。”

拉拉关心地问陈丰：“太太小孩都跟你一起去上海吧？”

陈丰解释说：“我太太是公务员，她的工作还不错，就这么丢了有些可惜，所以岳父岳母都不赞成她去上海，她自己一时也下不了决心。小孩上小学二年级，在省级重点小学。”

连载

第一章

春天的夜晚，即使什么都看不见，也可以感觉到潮湿和萌动。

蒲刃从试验室里走出来，天已黑尽，他步行回家。树仁大学是南方最好的大学之一，44岁的蒲刃是该校物理系的教授。

他进了家门，打开灯，把钥匙放在一只古陶瓷碗里，碗里还有硬币、车钥匙等。碗下压着一张纸条，上面是钟点工阿蓉歪歪斜斜的字，告知他书房里有一扇窗户的玻璃裂了，不知是什么原因，反正不是她干的。

靠西面的窗户由于西晒，遮阳的厚重窗帘极少拉开，别的窗户玻璃都好好的，显然是西窗的玻璃裂了。蒲刃信手拉开窗帘，着实一愣，原以为是浅浅的一条裂缝，却看到裂痕如同一道固定的闪电，绽放在整块玻璃的中央。蒲刃住在17楼，没有外袭的可能，阿蓉有意隐瞒谎说都算不上。

尤其是裂纹鬼斧神工，像冰裂的艺术品一样耐人寻味。

然而蒲刃的内心不知为何就此一沉，他的第一直觉是不祥之兆。

第二天是星期天，上午十点多钟，蒲刃去图书馆查资料。蒲刃搬来书籍和资料的时候，无意间看见满头白发的老馆长，坐在工作区域的桌前，笑眯眯地翻看着一本书。蒲刃不由自主地走了过去，不等

他开口，老馆长便笑道，你看这位同学学多有意思，一本书借了二十年，现在才寄还给图书馆，真想不出这背后有什么故事。

他接过老馆长递过来的书，封面和纸张早已泛黄，书角破损卷起，还用牛皮纸粘帖修整过。这套书是胡德的《理论物理教程》，蒲刃心想，谁会借胡德的书二十年不还呢？

这引起了他的兴趣。

此书的最后一页，规规矩矩地插着借书卡，只被一个人借过，工整地写着“冯渊雷”三个字。这个名字还真像一声闷雷，在蒲刃的心底炸开。

冯渊雷在蒲刃的生活中，是一个绕不开的人。

两个人不仅是高中同学，而且还是大学同学，他们年龄一般大，同在24岁时被树仁大学像挖人参娃娃那样挖到学校，成为最年轻的助教，并在职攻读。由于冯渊雷出身医学世家，经济方面相对宽裕，所以对当时的寒门之子蒲刃多有照顾。更值得一提的是冯渊雷的那双手，手指不仅修长匀称，而且传神灵动，堪称希腊雕塑。他在小的时候就被称为“万能

手”，冯渊雷的父亲却说，这是一双外科医生的手。

兄弟般的情义，让许多人都非常艳羡。

后来，蒲刃跟乔乔谈恋爱，是所有人眼中的金童玉女，天设地造。

乔乔，树仁大学历史系教授柳次衡的女儿，是数学系少有的女生之一。有一天，乔乔对蒲刃说，她把他们的车钥匙放在碗里，本以为父母会邀请蒲刃到家里来吃饭的，没想到父母亲什么话都没说，后来更是不提这回事了。蒲刃一针见血地说，无非嫌我是寒门子弟罢了，拿奖学金的人就是进了黑名单。

后来不知道乔乔的父母到底跟她说了什么，反正乔乔表现出了一丝犹豫。正是这一丝犹豫令蒲刃勃然大怒，他说我才不管你父母怎么想的呢，我在意的是你居然犹豫了！乔乔说，我难道连犹豫的权力都没有吗？你这简直是病态的自尊。蒲刃冷冷地回道，我绝对不能原谅你的犹豫。

天雷勾动地火的相爱，最容易伴随时时刻刻的伤害。因为都是人尖子，都没有让自己退后一步的理由，于是常常用彼此的折磨来印证这份爱情。

在他人生最为悲痛的这段时间，一天下午，冯渊雷突然对他，我经过三天三夜的思想，决定改行。当时蒲刃惊得从床上坐起来，他说你疯了吗？这时，他看见冯渊雷面色苍白，眼神略微有些飘忽。他追问道，你打算改行干什么？冯渊雷道，我爸妈还是想让我搞医。蒲刃道，再上医学院，你会不会老了一点儿呢？冯渊雷淡淡地答道，其实我对医学并不陌生，而且有兴趣，就像你对中医有兴趣一样。

冯渊雷走后，音讯全无，这让蒲刃感到有些奇怪。

果然，半年之后，蒲刃听说了冯渊雷和乔乔结婚的消息。当时的感觉是胸口挨了一刀，疼到木然，恨不得就此来个万箭穿心，喷血而死。他这个傻瓜，总算明白了乔乔为什么犹豫，明白了冯渊雷为什么改行。无论爱情还是友谊，并没有人选择他，他就像一个孤影自虐的小丑，倾情出演。

冯渊雷依旧音讯全无。直到近些年来，他才浮出水面，成为首屈一指的正职教授。他的形象见诸各大报刊和巨幅广告牌，人已微微发福，带领着他的“云之队”，位于正中间的领导地位，双手抱臂，目光略显冷峻地微微下视，既沉稳深邃，又傲视群雄。

张欣作品



不在梅边在柳边